



論

畏天命論

傳曰畏天命夫天命可畏而未有能知者也惟聖人然後知之所謂天命者非諄々然接乎人者也害於民謂之孽變於常謂之異動于氣謂之沴發於色謂之眚逆於類謂之祥雜於俗謂之妖著於天謂之象是故有以興有以卞有以敗有以成唯至人然後能見而識之識而名之所謂性與天道者也非至人則不能知之故古之君子務畏天命而不務知天命也夫非至人而務知天命者吾見其不能且不信矣古之君子其畏天命也

聞一異則悚然懼見一祥則悚然懼未知是之為善欤  
為惡欤悚然懼而已者吾知畏而止矣是故其守也約  
其行也慈牧祥之事休咎之說付之著龜瞽史而不勞  
吾心吾非不願知天命也天命固不可知也強求知之  
是不誣天必且誣人昔夏之衰也龍降於帝庭其聚為  
物而卒喪周之衰也麟獲于魯其卒啟沃沙鹿之崩  
也晉史卜之曰後亦百歲而至女吳夫若是者其孰能  
知之此至人所獨知也故曰莫若以畏仲尼在陳聞魯  
有火曰其桓僖宮乎夫聖人之於天命有不待爻已湯  
之時八年七旱湯親之南郊而禱焉曰政不一欤民失

朕欽宮室營欽女謂盛欽苞苴行欽諛夫昌欽由是觀  
之湯且不知也然而古之君子有曰天命也可推類而  
得可現象而察自董仲舒咸有是言離之合之文之飾  
之大者纂禮其次賊虐然則非寔啟之其啟有向矣夫  
天命決不可知求知天命者以謂尊天也然而不得其  
指不殆乎以天欺人乎古之君子莫惡乎以天欺人以  
人欺人猶不可而况乎以天欺人者乎是所謂南面之  
福也北面之賊也故善畏天者莫若成湯為國家者若  
成湯可也

三代同道論上



古者有言夏后氏尚忠之敬小人以野救野莫如敬  
商人尚敬之敬小人以鬼救鬼莫如文周人尚文之  
敬小人以僂救僂莫如忠三王之道若循環此非君  
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聖人之道同而王者之政一也  
故能同不同一也故能一不同者道也  
不同者物也一者德也  
不一者俗也故自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  
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天下之生又也一盛  
一衰一亂一治然而所以盛者常同所以治者常一何  
以言之凡聖王之後而至於衰者非其道衰也物使之  
衰也其使之亂者亦非其德亂也其俗使之亂也繼而

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正德以訓俗則亂遠矣故  
可以革物者道也而道未嘗革可以變俗者德也而德  
未嘗變夏后氏有天下四百餘歲桀為無道顛粟禹之  
典刑夏人  
不忍成湯伐而放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  
判夏也以成湯為能復禹之績也故仲虺稱之曰天錫  
王勇知纂禹舊服此之謂也商有天下六百餘歲紂為  
無道顛粟湯之典刑商人  
不忍武王伐而殺之四海之內  
歸之如一非判商也以武王能及商之政也故武成  
曰乃及商政之由舊此之謂也故湯復禹之績則得禹  
之天下武王及湯之政則得湯之天下當是時也禹沒



而復起湯滅而復見同焉而已矣一焉而已矣安得忠  
敬文之三而異之且夫忠也敬也文也是三者之於道  
本末也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  
而以為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歸之也  
奚以謂之凡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親賓友之好  
長幼之序此所謂人道之大端此人道之大端非忠則  
不足以相懷故先王之為禮必本於忠也者禮之本  
也然而不敬則忠不見故先王表之以敬也者禮之  
體也然而不及則敬不昭故先王苛之以文也者禮  
之成也是先王非尚此三道也其變節次序不相緣則



禮不立然而相緣之甚密喘而言懦而動一皆雜於是  
有陰有衰有左有右而已矣是以發于內者則隆于忠  
接于外者則隆于敬亭暢曲巧極物之變則隆于文唯  
君子能體之能體之則能言之能言之則能述之未有  
文而不原于敬者未有敬而不因於忠者也未有忠而  
不敬不文能成其忠者也故曰三者之于道本末表裏  
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然而以謂千  
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歸之也

三代同道論中

古者有言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商

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夫聖賢之治國家天下所以率民而教之有達貴者有公貴者有私貴者有身貴者德者其達貴也爵者其公貴也親者其私貴也至於富則無貴也所以謂德達貴者德之于天下無所不貴在朝廷貴于朝廷在鄉党貴於鄉党在市井則貴于市井在夷狄則貴于夷狄是百王之所同故謂之達貴所以謂爵公貴者爵之教在朝廷則伸在宗族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公貴所以謂親私貴者親之愛在宗族則伸在朝廷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私貴此數物者人

情之紀王事之本聖人所不能奪也是以推而任之推而任之故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以德王天下故天下不可不貴德以爵尊朝廷故朝廷不可不貴爵以親宗族故宗族不可不貴親三者不失其處則王道成三者失其處則王道不成是以有九德者治天下有六德者治一國有三德者治一邑有一德者治一戕此所以見德之貴也治天下者爵天子臣兆民治一國者爵諸侯臣萬民治一邑者爵大夫臣陪隸治一戕者爵為士臣與皂此所以見爵之貴也雖為天子必有父雖為諸侯必有兄故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期之喪



達乎諸侯大功之喪達乎大夫其在宗廟則皆以齒此  
即以見親之貴也其義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  
錯之而安施之而通王者之盛也未有能尚其一而遺  
其二者也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所以謂富  
無貴者彼富非德之修也非爵之隆也非親之懿也以  
世祿多財先人而已矣則為義者必耻之為政者必疾  
之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無貴然而商人貴富則  
是以商人之為高者殆乎秦之為秦者也昔者秦有天  
下右貨而尊利以財於滅吾未始知秦之所以滅非蔽  
于商人貴富為之禍也昔者魏有天下齊親而崇勢以

防於滅吾未始知魏之所以滅非蔽于夏后氏貴爵為  
之禍也昔者晉有天下後親而滅制以財於亡吾未始  
知晉之所以亡非蔽于周人貴親為之禍也故至人不  
然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三者並隆而  
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有偏而不起者則亂矣豈及於  
虞夏商周異世而貴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  
之也

三代同道論下

古者有言夏人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此非君子之  
言好事者飾之也彼謂命者四時政令所以教民云尔



是非夏之道也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其教得天於以下  
政令宜此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為道而尊之也彼謂神  
者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云尔是非商之道也夏之末  
山川鬼神莫能億寧而葛伯不祀成湯誅葛而放桀正  
天地之祭定社稷之禮修山川之典此亦有由然者也  
非固以為道而尊之也彼謂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文  
接相施予云耳是非周之道也武王伐紂天下之諸侯  
會于孟津者八百餘國既入定商駮奔走執豆蓬受命  
于周廟武王于是班宗彝分室玉奇貨以懷渚侯了了  
禋冕楮芻射乎太季養老乎東序耕乎籍田此亦有由

然者也非固以為道而尊之也若夫聖人之治王者之  
法宰制萬物兼愛天下則此三者無不修也無不謹也  
不能以一廢矣故當其尊命則雖周猶夏也當其尊神  
則雖夏猶商也當其尊禮則雖商猶周也何以言之耶  
民事則尊命鬼事則尊神王事則尊禮同時可也同日  
可也同月可也當其義則今所尚者先不當其義則向  
所先者後者復先者復後一物不夜而乱起矣豈  
及于夏商周异代而尊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  
飾之也夫好事者知三王之异物而不知其道之同也  
知三王之异俗而不知其德之一也道者所以韋物而

非革于物者也德者所以变俗而非变于俗者也故三  
王之所改者正朔缘于曆而改律呂缘于声而改都邑  
缘于地而改徽號缘于色而改樂舞缘于功而改官職  
缘于事而改田賦缘于俗而改械用缘于便而改及夫以  
性為內以情為外以名為制以禮為体此所謂道德之  
本也夫苟不可改則忠也敬也文也三代同尚矣德也  
尊也親也三代同貴矣命也神也禮也三代同尊矣美  
独三代哉吾以此推之昔者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  
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封於泰山禪於梁  
甫者七十有二君其實一也

### 湯武論

說者曰湯武非放弑是不然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以  
至公之道待聖人疑其有利天下之心疑其有利天下  
之心是以惡其有放弑之名是以有矯為之說偽為之  
諱其意則善矣其義則不可通凡惡放弑之名者為其  
利之也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斥其所以取之  
之狀貶其所以奪之之罪今湯武者至人也大有天下  
小有一國無利之之心無求之之意然則何疑矣果不  
足疑尚可諱夫有放弑之名已哉以謂湯武非放弑是  
不及知至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率其私心而



為之隱者也是蔽惑之說非湯武之本指也湯武之本指在乎隆至公之道以立放弑之業受放弑之名以一至公之義是以昔者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作大武之樂尽其美不敢尽其善苟不以放弑為名湯尚何慚武尚何未善哉夫帝王之事有變有常之事禮也變事權也堯授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是皆所謂權也權者反於經而後善故必自貶損然後中權矣故堯舜不辭外禪之非湯武不惡逆取之名貶而益明損而益隆者也尚何疑而諱哉說者曰湯武非放弑向之曰湯武至賢而桀紂大惡也存之曰然則亦以湯武為非臣以

桀紂為非君乎夫放弑者正君臣之名也非正善惡之名也桀紂：雖不善其位君也湯武雖善其位臣也以臣伐君而不謂之放弑是去君臣亂上下之道也苟無君臣焉可也如有君臣則桀紂乃所謂君湯武乃所謂臣也故桀紂天下之惡而已矣湯武天下之賢而已矣湯武之有天下不利之耳不求之耳至放桀而伐紂誰得而避之哉故謂湯武非放弑則去君臣而亂上下矣天下之皆者將起而掖其君以奪之矣深非其君以罪而厚自榮以名矣故善言道者不然彼湯武者真放弑者也明白其道所以存至人之心貶損其名所以愛天



下之始受天下之始而名不辱百姓不疑萬世下非是  
乃聖人之所以為聖也謂湯武非放弑是及知聖人  
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率其私心而為之隱者也  
是去君臣亂上下喪名實者也矯為之說偽為之辨者  
也昔者晉靈公為不道誅國人厚士大夫支解膳宰逐  
大臣趙盾：出奔趙穿因民之不悅執公弑之然而  
董狐書曰趙盾：曰弑者非我也董狐曰子為正卿亡  
不出境入不討賊非子殺君則誰哉孔子曰董狐史良  
也趙盾良大夫也由是觀之盾非不知弑君之名也為  
法受惡也為法受惡者所以崇君臣之義厲上下之叙

也然而謂湯武非放弑者是謂湯武無趙盾之德無孔  
子之志也

### 治戎論上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期相反以  
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凡萬事之  
本者莫近於春秋：：之事氣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  
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  
以其文鈞之以其義授而類之比而貫之儻可見乎考  
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弗能辨馬牛也  
而况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

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于中國言入而不言  
勝中國之于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矣大本  
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于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  
曰王者則固無敵王者則固無敗云耳夫王者既以處  
大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衆如天地其動如神明四  
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  
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庫以為貢賦是其富且  
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其職失職不任  
則死及之是其中者無敵也發号施令東至日出西至  
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

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  
無敵也據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  
至貴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寡  
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  
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  
勢也據無敵之形四據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  
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將  
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一吾中也吾必  
不善朋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  
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



而已矣是故昔者至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違命未討也修其志意修其名訓修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者非不耻也自我有以取之也然大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中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

治戎論中

夷狄之于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却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之變夷狄之患甚矣然而有入中國者矣衛入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乎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

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耳其名猶遠之况其實乎其言猶惡之說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修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修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謂也先其未至



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甲兵是之謂也政而已矣春秋  
之禦戎也外而不疏內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  
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後以動  
其俗毋示之急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  
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  
可以淫縱為也謹吾身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淫濫入  
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  
入于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于急以示  
不可以偷惰居也彼其還視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  
窺叢雖有攫擊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至人服

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  
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于濟而夫不言其來而言其  
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去亦大也已矣不能使  
之勿來而欲以追之為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  
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貴中國而猶沒其  
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惟姜戎達於涇信二  
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与之俱也夫知至人者患其不  
學：一者患其不思：一者患其不廣思而廣：安有  
不得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  
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寇是一貫也

治戎論下

中國之于夷狄言勝而不言戰是何也凡以威服之也  
中國之於中國則有戰中國者禮讓之所出仁義之所  
治道德之所懷也是雖有爭鬪不過以其禮責無禮以  
其義責無義以其道責無道非有利其貨之心非有病  
其民之意是故結日而後陣成列而後出不以詐取勝  
不以幸圖功不以威立名此中國之師王伯之治也被  
夷狄者不然其來也為寇非能以禮讓仁義道德相率  
屬者也直將剽人民以盈其暴擄府庫以足其欲斬樹

木以逞其害殘百物以快其怒而已矣譬若虎豹之搏  
長蛇之噬螟或之集也有國者時其至而慮其害苟可  
以捍之毋待于信苟可以絕之毋待于人曰除患而已  
矣效力而已矣是故言勝而不言戰者其義猶曰貴于  
勝不貴于戰也之耳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  
夷狄之患侵伐之變多矣未嘗有得言戰者非無其事  
而不言蓋雖有其事而不書焉且以謂戰之道以待中  
國勝之術以待夷狄中國不戰則訊之夷狄雖不戰不  
訊也其不訊乃所以不言戰也此吾指也商山伐山戎  
公羊以為搃之已廢叔敖得臣敗狄于鹹穀梁以為惡



重劍是皆不然是皆延寇而揖之以為讓僵尸而忘之  
以為仁者也非春秋之治戎所以言勝而不言戰之  
意也向者曰聖人之仁無所不愛聖人之信無所不孚  
聖人之禮無所不教今獨謂夷狄則外之惡之絕之何  
也曰不外則不然全吾仁不惡則不能全吾信不絕則  
不能全吾禮也聖人不貪于服遠以為名不恤于喪遠  
以為羞是故德澤不加則正朔不及也正朔不及則德  
澤不加也一之于鳥獸不以鳥獸役人春秋患人之莫  
能知義故明其文而申之曰狄來者未朝者不足以  
崇吾不朝不足以辱者也此之謂也故不明春秋之義

明于自治者不足以治戎明于治戎者務禦而不務勝  
而不在禦戰以春秋勝以春秋道也

### 封建論

三代之王也舉天下以封建秦之帝也破封建以立郡  
縣二者孰是乎曰封建者道也郡縣者利也封建者公  
也郡縣者私也然則奚以為道奚以為利奚以為公奚  
以為私曰非聖人不能王天下非王天下不能封建非  
封建不能長世是以古之封建也不主于公亦不主于  
親主于德而已矣德厚者在封大德薄者其封狹車服  
以明之製度以一之禮乐以修之仁義以結之祭祀以



教之喪祀以厚之朝貢以功之聘享以恆之猛懼其未也於是冕服璽以賞其勅甲兵鈇鉞以聳其急制謚美其教誠慤然猛戰之、以持之翼之、以守之如畏其傾如若其生非以其貴自驕者也非以其富自汰者也自天子至於諸侯自諸侯至于大夫自大夫至于士廢人上下率是其化深矣其俗成矣其意安矣故可以傳世故曰封建者道也及乎秦則不然其取天下以詐力其治天下以苟簡其仁義不足以相懷其忠信不足以相博有功者疑之有德者忌之自其子弟不能信也是以權天下之貴以辱其已歛天下之富以厚其身滅絕禮乐

以逞其心廢刑濫罰以快其意皆以封建為害已也故秦之有天下也便其私而已矣故曰郡縣者利也利用其私則道用其公者分矣故封建作而仁義行焉郡縣立而刑名制焉由是觀之非聖人不能封建審已周之有天下也太王之季基之文王武王成之周公成王守之是以其化民也深其俗也固九牧之君千有八百世守其法莫之敢貳至于穆王之愆于德淫遊無度而諸侯不畔至於厲王泯乱典訓天下勿堪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謀王室二伯共和以相王事宗廟之主二十餘載而神器不移至于幽王昏于嬖妾虐害於下、弗堪

命王以兵死周遂東遷於時政教凌夷不死及遠故齊桓晉文率天下諸侯以服事天王桓公北伐山戎南破楚台陵西討孤竹東定海濱功業大矣然葵丘之會管仲一言動色下拜文公討叔帶之亂敗楚鄭之師救晉宋之危誅曹衛之罪小國奔走大國懾恐威力遠矣然過而請隧天子不許稽首趨避故亂如函屬而不能遷也強如桓文而不然謀也孰使之哉由是觀之非封建不能長世也審矣或曰周失之弱此不足以知之夫周之失也其在廢文王之法而已矣每守其法每布其義雖有齊桓晉文之強莫敢不率又况知莒滕杞之小國乎

然則周之失也非封建弱之矣三代封建威分於外而享國長漢魏郡縣威專於內而享國短其享國長也封建之效也其威分於外也則非封建之罪也其享國短不封建之效也其威專於內也則非不封建之力也其亦可知尔已然則謂封建不若郡縣者妄也其曰非至王不足以封建而郡縣者因世無至王而用之者也与其無至王而封建不得其理不若去封建而為郡縣可苟而治是則可矣

狂瀟華士少正卯論

世俗說曰太公封齊誅狂瀟華士周公聞而非之孔子



公孫赤集卷之五  
百廿三  
為魯司寇七日殺少正卯兩觀之間門人見而惑之論  
之曰是皆不然也齊無狂瀟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必  
不誅也太公誅周公必不非也魯無少正卯而已矣如  
有仲尼必不殺也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感也夫世俗之  
說狂瀟華士者齊高士也不降其志不仕非其主如是  
則伯夷叔齊之比也昔者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  
諫曰以臣伐君不可以訓左右欲兵之太公扶而去曰  
義士也不可殺夫太公伯夷叔齊為義則亦必以狂瀟  
華士為義矣以伯夷叔齊之義為不可殺則亦必以狂  
瀟華士之義為不可殺矣夫武王伐紂從至智之士與

天下之諸侯舉國而東伯夷叔齊阻解其意非毀其事  
三軍之衆莫不怒者太公獨以為義而不誅也罪莫大  
於誤軍過莫大於非至人伯夷叔齊兼此三者而太公  
不誅齊無狂瀟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不誅也夫狂瀟  
華士不可誅則所誅者非狂瀟華士也非狂瀟華士則  
必巧佞以誣世謚法以惑衆者也夫巧佞以誣世詭法  
以惑中是王政之所當去者故曰太公誅之周公必不非  
也夫世俗之說少正卯者魯之聞人也與仲尼並居於  
魯仲尼之一人三盈三虛獨顏淵不去夫言獨顏淵不  
去是閔子騫之徒嘗去之矣少正卯能使閔子騫之徒

去至人而淫已足少正卯非細人也夫以國子審之智  
足以昭善惡決去就獨深悅少正卯之義則少正卯之  
非細人審矣故曰魯無少正卯而已矣如有少正卯仲  
尼必不殺也且仲尼身之並居不能以義服其心與之  
立教弗能使弟子不叛已足魯國之人莫不以是人為  
賢也民以為賢仲尼始為政七日而誅之百姓不知是  
仲尼嫉賢也嫉賢而惑民何以為政故曰仲尼不殺也  
然而殺之者必非少正卯也非少正卯則必巧佞以誣  
世詭法以惑中者矣夫巧佞以誣世詭法以惑中是王  
政之所當去也故曰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惑也此人好

言至而不知其道好言政而不知其統夫至人之道不  
出于禮義而王政之統不出于順民心違于禮義遂于  
民心者至人不以為道王者不以為政也故至人作而  
修天下之禮明百物之義設取予之分決向背之趣使  
百姓闇然而服是故稱世易俗而不見其迹如之何不  
教而殺哉

城郟論

子囊為令尹城郟君子稱之曰忠矣能衛社稷囊尾為  
令尹城郟君子訖之曰卑矣必亡楚國夫楚一也子囊  
囊尾寺也城郟均也子囊以取褒囊尾不免於貶何哉



君子者固譽成而毀敗乎曰否昔子囊之為令尹也修  
法制奉賢才附百姓親鄰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遠矣  
唯郢之未城於是城郢則豫患而已矣安得不謂之忠  
囊尾之為令尹也則不然遠忠直比諂諂貪獲無厭遂  
過不更百姓怨之諸侯怒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小矣  
唯郢之可城於是城郢則外民而已矣安得不謂之卑  
夫外民者民之外之此囊尾所以亡楚也事固有同功  
而異情同迹而異論者此之謂也夫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夫設險之与恃險豈得同哉設險者強恃險者亡  
先王制城廓溝池所以立固而非固之本也制師旅率  
乘所以建威而非建威之本也本之所在德義在知  
人在安民必有其本然後郭城溝池可得而固也鄉遂  
都鄙可得而守也軍旅卒乘可得而威也故政有本末  
事有先後無後其所先而本其所未則天下可知百官  
可任萬民可附四夷可服唯明者而後及之者也非囊  
尾之所能見

非子產論

子產聽鄭國之政有事必孫段賂与之邑別子曰權而  
不義子之事親性也形之君忠也以性合者諫不入  
不去也邑窮禍患不避也有功不報也以義合者諫不

入有以去之在窮禍患有以避之有功有以報之有功而報之義也未有無功而助者也無功而助以為悅也父不親以使子則不父子不可使也則不子君不能使臣則不君臣不可使也則不臣故父有使子而無報君有報臣而無賂臣而使之不可謂國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可勝使乎使而賂之可勝賂乎臣不見利必莫之功也是君臣上下相率而為利也義不足以動之仁不足以存之忠不足以諭之信不足以結之禮不足以明之哉何相率為利而國不亡乎君子為國家者修其義達其禮君之臣之父子之而安有不行者哉或曰子

產不得已也對曰然吾固曰非治世之法也

四代養老論

時年十七

養老蓋以尽孝慈也劉子曰以養老莫善于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于食而燕次之周人脩矣所謂養老者養其体者也故擇其柔加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豆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謹其祓除於是乎体解折節而共飲食之又為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為尽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氣體也物其物焉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



設凡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于饗  
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界義者界其賢者也年者  
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界達  
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為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  
以為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若善于饗夫界義者矣其  
界志也若魯子之界魯哲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  
一獻之節此所謂界口侔者也若魯元之界魯子者也  
民之見者可易也故曰莫不善于食是夏后氏所以不  
從也雖然三至之作非以相反也界老以彼界父以此  
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又也仁且

義所以天下無所為而晏然也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  
修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脩不可改也孝之道達則子  
咸若悌之道達則幼咸若登歌清廟則君咸若下管象  
武則臣咸若所以慮之以大愛之以廣之之以禮修之  
以孝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事奔而中美具焉孔子曰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賞罰論

賞為勛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急乎罰為懲有罪也  
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急則不勛緩則不懲然而曰賞  
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至人之意也衣之曰否子所

謂功者謂扶世治民之為公平抑謂闢土疆兵之為功  
乎予所謂罪者喪業失序之為罪乎抑謂殘民害上之  
為罪乎予賞之功也將勸其至于善而已乎將幸其身  
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于耻乎將勉其身而已  
也吾語汝至王之治至王之治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  
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其勲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  
秋冬則何急且緩之有古者惟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  
逾時用命賞于祖顧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  
社欲民速見為不善之辜是至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

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平時之治也子  
之所稱者軍中之法也且夫賞為勸善也為善者終身  
誠之今一賞以春夏而已至於急矣則是雖為善未嘗  
不偽也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善乎與其賞是人也  
則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公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  
希世也受民非以沽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雖  
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急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取賞  
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是所謂順天者也為人父者  
莫顧其子之孝於己好其子之孝於己莫若己為孝為  
人上者莫不矜其下之順於己顧其下之順于己莫若



已為順天者主之上也王者諸侯之上也諸侯者大夫  
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  
士順君君之所為而大夫士為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  
所為而諸侯為之是賢諸侯也天之所為而王者為之  
是至王也故春夏者天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  
榮也故賞以有秋冬者天之氣義也天所以肅殺也人  
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故賞得之所以事天者君君  
也子事父也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  
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天下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  
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

則天下之大夫士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  
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 患盜論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為不可除  
也顧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問盜源對曰衣食  
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  
也一源慢則探囊拊箠而為盜矣二源慢則執兵劫  
良民而為盜矣三源慢則故城邑畧百姓而為盜矣此  
所謂盜有源也豈世無盜者是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  
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正水而不

寒涼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救焚而僅以升膏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為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底暮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為民乃甚苦為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為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為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為也若夫衣食素固其身自廉恥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懼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勸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

科因未有益也今有司奉原之不恤而倚辦于牧守此乃臧武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以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改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漢武沉命之故殆復起矣若乃尚撻牧之術任巧誦之數者未足以絕奸而欲雍因以見殺于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蓋六及其本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得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



能尽得於是令刑即盜奪而不報得者長吏生之欲重  
其重予以为未及於防故作此論

### 叔輒論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訃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  
嗚呼叔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  
氏強臣也能者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党与也一臣君  
不得使為一民君不得有為賞罪違于中而形勢欲于  
外子家弱達于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于天  
者也詭辭不敢正言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  
君欲陳則不見信於嘿則不能已欲謀則逼于禍殆隨

則失其守發憤壹鬱而無与誰語故慨感激至於號咷  
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撥忠直退奸邪破朋  
党之蔽禁疆僭之臣魯可復與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  
之時仲尼至人也而生其國顏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  
之率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莽凶  
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于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視之豈  
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  
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曷曰書  
不盡言之不書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犹曰不書  
而况乎未始言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議於

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賢論

人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為賢也人臣之賢其身  
賢也不若其荐賢之為賢也聰明辨慧伎藝敏給此可  
謂賢矣然此謂匹夫之局非人君之操也人君者目不  
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听聰者效之口不自言智者效  
之心不自慮至者效之故曰百官當而已矣此人君之  
操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聰者听之則听必微智者言  
之則言必當至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独用其力不能治  
也雖欲治之不然給也故曰不若使賢之為賢也忠信

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是謂終身之善也未足  
以傳世也人臣者以其宗廟為心焉以其萬民為心焉  
以其後嗣為心焉大為之謀而使智者就之遠為之略  
而使仁者守之今世歟其澤後世蒙其福世濟其類是  
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冬之相与成歲也故曰不若荐  
賢之為賢也劉子曰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  
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舜好尚而好察迩言此柔而用  
者二十二人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者昔周公  
相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仄  
不倦勞於求士所執藝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



餘人賢者相与继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餘年  
故君莫盛于舜臣莫盛于周公不為舜之勇者非賢君  
也不為周公之為者非賢臣也刘子曰君之不君非独  
愚也雖聰明辨惠技藝敏治而不知用賢者犹不君也  
臣之不臣非独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三而不知荐  
賢者犹不臣也昔者桀討於天下以能高人臣以声則  
豈不聰明辨慧技藝敏治哉惟其自賢而已不知用矣  
至于亡也昔城父仲相魯困魯困以強其言必當則是  
豈不忠信仁义剛毅有三哉惟其自美而已不知荐矣  
至於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

足現也已所謂驕者非独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  
材驕人者有正焉所謂吝者非独吝于爵人者於分人  
者也君於教人者有正焉故以材驕人者慢也人怨之  
君於教人忌也人諫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為驕与吝也  
求為人君者居於此矣求為人臣者居於此矣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君之所以為君也詩云采芣君子  
保艾尔後言臣之所以為臣也君為君臣為臣焉雖  
亘萬世不知其可改也

救日論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又曰非正

陽之月不鼓臣以為過矣夫至王所正畏而事者莫如  
天之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月者衆仰之宗人君之  
喪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代鼓于社諸侯則代鼓於朝非  
暮為迂濶而塗民耳目也明其侈侵功柔乘剛臣蔽君  
妻凌夫遂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災救矣不救災畏  
災不畏哉立明之言使諛臣依以福其君邪資以固其  
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兮矣安在其不為災者分  
夏出曰乃季秋月朔辰弗朏于房磬奏鼓奮夫馳廢人  
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為不鼓者分由此觀之

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姦邪之臣  
出則朋党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詭佞欺圖以濟其欲固  
日夜無頃刻之間惟恐君之覺已也日有食之是將喜  
焉庸肯斥言災异以傲于上哉是以或至于夷陵而犹  
不悟魯季孫漢張尚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烏魯知日  
食之為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其禹之在漢知日  
食之為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災所從來微矣  
為人上者可不察哉



箴

畏言箴

吾甚畏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悃悃，倡而後和人，猶以為過。吾言繩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為非。吾言之畏，惟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實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向而唯乎？警之於物，其為石不為水乎？水之滔，往而不來，有階而淵，有壅而洄，有激而在山椒，曰水哉。

讓箴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

樞密副使凡三讓所讓若尊所守蓋堅然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讓箴以矯世礪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为名欲先信吾道于有古砥讓如何其讓非为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在尺直尋卒附于辱世有常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沒於直公皆咻之公沈迷之啟之圖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之維德人以厚己我以厚國特豈無人昏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矣毋豈無人乘机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之孰視富公而能勿羨孰持富公携手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者嗟此富公

千世与同作诗载美穆如清風



辨

君臨臣喪辨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  
為使之斯為君為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為爾  
寄宗廟為爾寄人民為爾夫若是其就輕之故君有慶  
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向之臣死  
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弃生也  
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  
教之背死也禍莫甚于皆死而忘生苟為皆死而忘生

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  
于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何為乎諸  
臣之廟哉或曰于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因周未  
之記也昔仲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問之也徹惟  
不棄為埋馬也徹蓋不棄為埋狗也而邱也貧無善也  
亦与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  
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况于  
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  
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吊喪問疾不至乎諸侯  
之家非吊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譖故  
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采于廟門然後入釋采者告有  
事也或失其義而謂巫其被之乎昔魯襄公嘗朝於荆  
之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  
桃茢被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為之也曰  
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  
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况諸  
侯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于宋將弁壇使兩人  
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為君也如為惡之  
而已會于宋何為惡之哉

寓辨



劉子論則左辨士或曰劉子安得疾乎辨夫辨者排患  
難解紛揉或立談之間而致和平此雖孫武之師仲由  
之材賁育之勇不泊于此矣乃可善也顧劉子未能耳  
何遽而疾之也哉且夫秦破趙軍長平進圍邯鄲之危  
若浚旒者諸侯畏秦而不敢救秦劫諸侯不敢進也故  
馳辯之士深計而無所用多言而無所由皆欲存趙而  
抑秦奉諸侯以敵國中然而諸侯之兵不出于境彼亦  
智者之慮有所未及也及魯仲連畫新垣之策而秦兵  
退舍今劉子誠能造意設辭乃可以動諸侯之兵者則  
劉子于辨因易而可非之矣今劉子未能窮必者之慮

又烏能斥辨者之過劉子笑而危之曰夫邯鄲之圍諸  
侯莫救勇者不得進其斷說者不得伸其意彼諸侯畏  
秦之勢則固然又何足怪雖然諸侯未覩秦滅趙之患  
也今請說而出其兵子其為齊楚韓魏之王吾請說子  
逸說齊楚之王曰秦圍邯鄲；；日亡其大夫之謀曰  
請以天下帝秦而趙困齊臣于秦趙帝秦之使旦夕且  
行矣臣竊為大王憂之夫趙入于秦則秦益強秦得其  
尊號而歸必釋趙而合諸侯秦趙合歡則趙有河南秦  
有山東秦因下兵峭谷伐其後帝已者趙亦出兵而佐  
之伐其後帝秦者如此則者楚先危矣且夫齊楚之不

伐於秦者以趙逆而齊楚遠也今趙先下秦必不外  
于趙矣而與之謀諸侯之事則齊楚必先伐矣秦貪其  
尊號而欲并天下兵不至郢臨淄不肯止矣是齊楚蹀  
趙而受其兵畏秦揣其患也何趙之智而齊楚之愚也  
且趙之帝秦社稷之故其計必果已而秦有并天下之  
心其兆必從矣秦從趙請又責于諸侯則王能遂帝秦  
而臣于秦乎王曰不能曰然則王之不救趙亦過矣今  
日趙下明日兵必至者楚者楚天下莫強焉秦必欲先  
其強者而後其弱者臣恐有楚之病又甚于邯鄲之圍  
也王曰然則奈何曰今天者楚之地方千里帶甲數百萬

車數千勒馬數千乘萬乘之國也而秦亦萬乘之國也  
秦圍邯鄲而不能救固畏之也但據萬乘之國而有楚  
獨臣于秦臣竊為大王羞之臣聞秦戰長平民年十五  
者必赴焉秦王之爵民于河內以与趙戰連時而不解  
臣竊度之秦名勝趙其中固以困矣非十五者不可用  
其民固已竭矣王于此時以齊楚之強選將授兵因秦  
之敝以救邯鄲臣見趙之寶器重賂必入于王而秦必  
以信使厚幣以交王固不此之務而養兵以俟帝秦當  
為大王不取也於是齊楚之王曰善吾又因見韓王而  
說之曰韓趙世之与國也而秦天下之仇讐也秦圍



趙而韓不救者必以秦為強而趙為弱今趙自見其弱而諸侯莫救必請改圖事秦而以帝下秦下德其帝已必隨趙而与之連謀以圖諸侯趙之怨王也必深則必以兵伐韓而秦又出兵宜陽而責于韓曰何為後帝我是趙攻於北而秦攻於西也韓不割膏腴要郡以事子趙不比而委贄以事于秦韓趙不得息是韓弃与国之好而要仇讐之禍也假使趙不帝秦下不從趙下必折而入于秦矣亡趙以益秦于王何利哉者楚救之我不救之是王獨抱怨于趙也且夫秦久留趙而不去豈能無畏諸侯之救哉故宣言以劫諸侯而諸侯遂聽之假

如秦兵伐韓則韓能逆為之臣哉王必不欲為之臣則願王之以兵救趙也王不救趙則秦趙之患必至矣願王圖之韓王曰諾已說韓則見魏王而說之曰臣聞魏遣晉鄙將二十萬之軍以救趙也休于秦而止臣竊以王謀之過也未秦人貪而多詐故竭國之兵以率邯鄲邯鄲未下而其兵亦困矣故恐諸侯之救趙也先宣言况劫之彼雖名強實懼王耳今王又止晉鄙之軍而不行是王之謀也秦之計也且夫以声威魏者秦也王猶畏之有如秦既勝趙以實伐魏則魏能臣于秦乎秦見魏弱必以魏為不能固非斥巨魏其兵固未止也臣固

以謂王之謀過也且救人而止其兵以觀望成敗使秦  
勝趙則秦之兵必至于魏矣使趙勝秦則趙之兵亦必  
至于魏矣而秦必及為趙之助也臣請言之昔者秦代  
韓之修魯而楚救不至韓之君臣謀曰秦欲伐楚久矣  
不若與秦和而代楚則秦必听韓而指韓矣是韓失於  
秦而取于楚也楚人聞之大恐命戰車滿道士卒滿野  
而告于韓曰寡人將救韓也然卒不救韓之大恐因請  
和于秦之聞楚之先欲救韓也使將之兵伐楚至丹陽  
斬首口萬而归夫當秦韓之相持楚兵不至故秦得勝  
韓既勝因而伐之其勢然也故楚雖不救韓而秦兵猶

至者秦貪而疾於事也向使楚兵救韓則秦必喪師而  
失中矣今大王之兵名為救趙雖未嘗與秦戰然而趙  
已滅秦必移師以臨大王前日之楚是也臣故曰使秦  
勝趙則秦之兵必至于魏矣夫許而不與失其所以與  
怨而不飽失其所以怨今大王之兵有救趙之名而無  
救趙之實使趙勝于秦則王何功于救也夫以無功之  
多招失許之怨故趙勝秦則趙之兵必至于魏矣而秦  
欲和趙故必及為之助也今王何不使昔鄙近兵以明  
救趙秦久畏趙勢必不能固彼畏王之威必引而去是  
王而抑強秦而北存孤趙天下之強國必請服弱國必



入朝則王之王業成矣不務以此而務踵楚之迹起秦  
之禍吳趙之怨甚為王不取也王曰善如此則王國必  
從之則邯鄲必勝矣或者曰善今日乃知劉子天下士  
也而辨因劉子之末也清謹有左右夫邯鄲之圍諸侯  
莫救辨士說者萬端兵莫肯出及魯仲連却之秦兵退  
焉公子無忌至送敗秦師夫秦師非不然敗魯仲連也  
畏其說之當也非不能勿懼公子無慮也知其師久而  
敵也所以劉子深求焉辨之有託以利害之趣東引齊  
楚南動韓魏可謂至當之理必然之效矣

義

公食大夫義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之故養之之  
故食之之而弗愛猶養之也而弗敬猶畜之也以  
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養為愛弗勝其敬食內敬  
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  
經則卑之已重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听命言是禮  
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  
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雖尊其君  
子之意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之內所以順為尊君之  
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于廟

用祭器誠之居也君子于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尽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而北上士立于門東北而西工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東夾北西而北工內官之士在堂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降西然後宰夫荐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羞然後宰夫設鉶啟蓋言以身親之也賓餼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在膳為殷勤也賓三飯三梁以清醬比君三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栗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其加焉已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養三牲三俎归于賓餼

不敢棄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饋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孰人者使人孰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是故公養賓固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足不于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足食于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者也孔子食于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



將執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贊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壹諸侯玉卿羔大夫雁士雉也者言德之遠也王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雁者也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形乎志之象而天下治矣放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受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若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

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可苟合者也必依于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惟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踈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養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喻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兵于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為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為簡而相親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端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逐于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毋逐于禍也唯仕于君者台而往未仕

而見于君者冠而莫挈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  
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  
之所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  
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乱者也無介而相  
見君子以為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 致仕義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仕請引疾校年  
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  
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  
告戒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

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  
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  
家社稷也百之不可失也於是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  
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于人之榮不可  
溷于人之朝不可塞于人之路再拜稽首及其室君不  
強焉以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  
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三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  
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功此道也是以古之為  
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仕四十而  
祿為不惑也五十而爵為知命也七十而致仕則以養



公孫氏年譜  
卷之三  
衰老也不惑故可与謀大焉矣知天命故可以度大荒  
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為道  
也非為食也為君也非為己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  
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官位止不慕其叔  
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殫其力而况士大夫  
乎是雖誠賢也誠智也吾不可殫其力也此恩之至也  
臣曰為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  
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  
暮之利矣全而归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思  
御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

然仕非為道也而為食也非為君也而為己也非為國  
也而為家也是以進而不知止而困不知耻也是以當  
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試發之猶  
莫領也此名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  
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于恩而蔽于義  
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  
者莫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  
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于有功廢不遺于無功  
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矣不肖去与就決矣如  
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

身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于其間也故夫  
偷容之人而形其畏義由礼以自索于繩墨之外是唯  
能也至王之治也非義礼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以法  
亦不廢其礼義之指故此法之毆也嗚呼為致仕而卒  
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吾亦出于不得已為之者乎然則  
又何憚而不為哉

議

張忠定謚議

大常礼院謚故礼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  
賢院同判吏部尚書曹刘散要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位  
使自喜破產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徃々過直及讀書  
為文折節受學則爽厲明白務求道直至于策名試吏  
傲僥奮發思自見于世不令已失時盖有古美之風而  
神宗至考知人善任使每尽其用雖告斷于外而上不  
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成功名者也夫莫偉卓犖之  
人固自負其材不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富利



取也尚書再有蜀及他臨位皆朝廷既取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降下流民到於今稱之蓋君之圖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乎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衆其直己以事上尽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殆無与並焉末年以疾官于朝諱不至大位士君子以為恨今皇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謚而曰廉方公正安大慮竊以為無向然矣清從愔士之論以充太史之錄謹議

趙僖質謚議

議曰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聲者

聞其疾不聞其舒此褒貶之審也少傅公歷仕之朝嘗列四輔漢謀之益施為之效蓋多有矣然而入則直論出則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美讓德大臣之宜亦其天性者慎然也今太常易名謂之僖庶稽論揣窈以為允謹議

為兄後議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与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于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美者美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取其吉者非兄弟之

子則勿取故不以諸父為嗣父尊也不以諸兄弟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五廟七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也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公書即位明君子一傳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

不可及取兄弟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于變者也既正其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以嬰富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富為不與子為父孫非也子為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傳而已故實公孫嬰富而謂之仲嬰富若春秋本不聽重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富卒學者向之曰此仲嬰富易為謂之公孫嬰富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



家犹重之况国乎国犹重之况天下乎故凡继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轻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送祀之貶也然春秋國為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送毀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言也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与周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日子叙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時議者皆推文帝使上繼高祖

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与昭穆之正至于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為元帝後皆僖徑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中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有不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体矣而当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悼死不可二也已矣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并後君命已亡命又當廢先君命兄

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耻  
不為不可四矣孫邈曰若兄弟為昭穆設兄弟六人為  
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稱矣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  
極義有所斷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說也  
兄弟六人相代為君六代祀祖稱矣假令非兄弟相  
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存故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  
人為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  
繼先君五而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  
乎禮為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為嗣  
義不可知顧其親何謂祀不及祖稱哉凡言禮者惡其

福時君之意荀曰蓋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祥授受之  
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  
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道事其君曰非吾父也  
至今宗廟猥中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推生嗣死獨何  
悖哉

與為人後議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子路誓客曰貢君之將亡國之大  
失分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敢問何如斯  
謂之與人後矣分與之也者干之也求之也廢子辱其  
宗非干歛嫡子不後族人支子後族人嫡子而後其族



公長子之文集  
非干歿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以為後非干  
歿禮不後異姓不為子異姓而為子非干歿庶子  
而奪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  
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禮昭穆也異姓而後于  
人則背其姓也當周之衰賁君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  
人後者蓋多此仲由所惡也曰禮不後異姓不何以有  
為人子者曰禮所言者方其治世也世衰禮廢必首于  
夫婦之間夫死子幼莫之安其室矣子以適人少則安  
其居長則從其姓貴則利其祿富則利其貨而美之自  
外矣此亂之甚者也或曰繼父期曰繼父者有義道而

非其實也妻禫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而與之適人所適  
者為之築宮廟于門外使子以四時享其先妻不敢預  
焉築宮廟于門外者遠其宗也妻不敢預焉正其族也  
如此則繼父之道矣故同居則服期異居則服三月未  
有能易其姓者也君子不易人之姓人亦不可易姓也  
或曰昔之言禮與子異曰然昔之言禮者以為人有後  
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見  
有兩後者歟且人唯無後故求後焉未有後而又求  
副焉者也此非子諱之指或曰立後者立族人族人既  
為人之後矣而晚父有子立族人歿立子歿曰諸侯將

立後必告于諸侯而見於祖傳為人後者為之子為之子也降其私親所以重之也如有子則及荀代匱而已非立後也

天子五門議

禮說天子五門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夜門曰路門此有五門之名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臯門無庫門有夜門無雉門有畢門無路門諸侯有庫門無臯門有雉門無夜門有路門無畢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同也而名不同三同也而制不同何以言之耶詩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夜門夜門將書

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夜門之內此皆道天子之禮者也無道庫門雉門者非天子門故也雖然畢門或謂虎門謂之路門者建路鼓于此門之外太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虎門者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送子釗於南門之外當是時呂伋為天子虎賁也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其實一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夜門此言魯之庫門制如臯門魯之雉門制如夜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



公羊傳卷之八  
百六十八  
寢詒寢之門是謂詒門此諸侯三門也無道鼻門畢門  
右門者非諸侯門故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突子家曰  
設兩觀乘大輅諸侯之僭禮也譏兩觀不譏雉門雉門  
者諸侯之禮兩觀者天子之禮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  
天子外朝在鼻門之外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天子治  
朝在右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天子內朝在畢  
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詒門之內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  
右社稷皆夾治朝也春秋所云向于兩社為宮室輔者  
也禮說以謂廟於庫門之內滅然者仲尼助祭于廟事  
畢出遊觀之上觀者雉門也雉門在內庫門在外當言

入遊不當言出也祭畢而出遊乃向至觀之上形廟在  
治朝之左雉門之內也却特牲曰澤之于庫門內失之  
矣繹當于廟即廟在庫門者無失也又曰獻命庫門之  
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百官隸故戒之於外  
朝百姓親故戒之太廟此亦魯之有庫門審也  
天子之庫門也何謂畢門畢者趨也王出于此則趨也  
師氏掌焉何謂右門右者右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  
則四海之內罔不敬右也何謂鼻門鼻告也王居外朝  
則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也何謂庫  
門雉門詒門諸侯不敢威天子名門以其所近也庫者

公是先生文集  
庫府所在也維者治朝所在也謂之維猶治也治者治  
獲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或向子之所言宮室門戶  
之間道欤曰然固正宮室門戶道也

復讐議

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乎曰可君臣義也父子性也曰以  
親之害尊之乎親之內也尊之外也親之本也尊之末  
也重內而輕外先本而後末者道有在也若是則臣可  
以報君乎而可乎曰否非此之謂也君之于臣也固有  
誅道若何其可哉然則奈何而復之曰以告於方伯致  
其法古之事有在於是者矣書曰皇極清而下

餉者之父而仇之者也告于方伯而不從則告于天子  
致其法古之事有在於是者矣書曰皇帝清而下  
民鰥寡有辭於苗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為鰥寡之人而  
仇之者也告於天子而復不從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緣恩而疾之可也請向其人  
曰伍子胥是已曰伍子胥亦嘗告諸方伯天子而不從  
乎曰否子胥未嘗告也未嘗告何以得事後讐曰子胥  
知告烏就無益也當是時周為天子而楚以王自居晉  
主諸侯而楚與之狎主監用晉之不能行于楚也久矣  
又惡能誅之此春秋所以緣恩而疾之者也君子以為



公學少文集  
獨告敢向師友之仇亦可報乎曰不可太上無仇莫不  
元也國君惟父母之恩達牧長惟期之恩達其餘力能  
報之則報之可也曰太上無仇則仕焉可乎曰否不謀  
其利亦不致其怨而已矣仕則吾不知也

處士號議

列子曰士之有爵禮也有号非禮也古者盖名而不字  
其次字之矣而死不謚其次死有謚矣而生無号者  
下事上也臣事君也古者有神農氏軒轅氏非所以褒  
士也故士不可臣而無不臣有隱居以求其志而号於  
世以主名之之于人也大夫其亦將 叛親戚薄君臣

毀聖智以干於世者夫士之隱者非惡富貴也知上不  
我知也既知之矣貧可使富賤可使貴故有天下者斯  
養天下之美者有一國者斯養一國之美者士大夫不  
能也是以士則荐之大夫之君荐之者達之也  
非苟尊其名也養之者用之也非苟美其号也古之美  
為士者不敢以美自譽是故無事而食其食不敢也無  
位而服其服不敢也如非其禮而踐其號何為哉

不舉賢良為非議并序

景佑四年詔舉美良方正之士至者數十人明年有  
司試其藝獨二人為科於是宰相議以美良猥中多

名少實欲一切罷之余在京師作此議也

賢良通于古今之變政教之本豈止心辨善辭以自鬻  
一時哉今夫天子深居臯庫之中而洞視四海之廣雖  
有日月之明不能無隱於旒旒故外有登聞匭函內有  
銀臺閣門而設御史陳官是犯是觸則豈不欲盡下情  
而斷欺負哉雖然民能自詣登聞匭函者非必有考材  
異畫動主听者也特州里細故訴困於上不則利其身  
以求祿者也臣能自致銀臺閣門者亦非必有說言切  
辭為國憂者也特簿書徃來考守一端不則幸其以遇  
以求位者也夫細故不牽不足為天下憂簿書不期合

不足為朝廷病由是而言雖百登聞匭函不若一美良  
之斥下情也雖使十銀臺閣門不若一方公之識本務  
也陳官御史位隆志滿充庭取備不若取草野之士直  
言而極諫也夫古之取士者選之於鄉舉之于民三公  
賓而荐之天子拜而受之是以禮義全而廉讓作也其  
意盖曰矣能重而祿位輕云尔是以或藏而不肯仕或  
走而不肯見其意亦曰吾之身重於祿位云尔故君人  
者趣于人不同趣人今天下之仕必由進士求進士者  
又不謹于禮聚之如台役較之如試技藝可則荐不可  
則黜故進士之名早也進士之禮至薄也進士之仕苟



易也上重其祿下輕其身故潔已高世之士而不肯從也深自託于矣良而收憤今大夫之議謂矣良無益卒者顧多奔競而可廢勿卒焉嗚呼曷為其然哉大夫固患其無益歟謂進士者固有益哉固患其多奔競歟則何不使公卿卒之而乃使其自進也夫自進者多則忘利以為恥使待卒而動則天下之人莫不以禮自守非是而患奔競者多未之有也抑又有公使者一焉今公卿皆祿位自廣才德自高耻有迎師之名羞有廉士之間其未長矣今一旦教之使為國若矣宜人下用心而天子必有垂拱無為之安吾又以為國公卿之才忠信

者進私党者退譬如著之權衡不可誣也使上無文仲竊位之過下無伯尊攘善之禍不亦大哉所謂甚便者也然則言矣良可廢非矣良之失凡吏治之不以禮使之不自重也故禮之不謹則矣良者不出以之不厚則矣者不功其理然也又合曷為廢其卒哉天下潔已高俗之士焉而收憤憂國濟世之士焉而布策懷義願忠之士焉所而赴訴貪進苟得之士焉所而矯厲且夫矣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方為天下而自不卒矣良始是使今之天下不得與周漢比隆也古之治國家者有益于周則存之憂后之鼎湯之典室周之琬琰魯之

大子晉云國擊衛之大呂陳之右擊和之弓垂之矢離  
之磬胤之舞衣此其非有通古今之變明王道之本達  
下情之塞然而世學之况在其求人乎故子貢欲去告  
朔之箠羊仲尼不悅文仲齊上國君子汎其不仁然則  
狗名而忘其失所以棄棄其大而恤其小失所以置  
患不使有司奔吳良不患吳良無益也

### 卷議

人或言于巷曰吾自治書錄有功之臣訪其子孫必將  
用之若趙韓王寇某公孫尚書者皆可謂有功矣何以  
反不錄也有友之曰然吾固疑之必有司失之矣謂此

三公子孫已仕故勿錄也則功臣有子孫在朝廷者甚  
衆而亦錄謂之三公功烈尊而弗錄耶是大不然方祖  
宗在側陋時韓王故人也祖宗尤寵韓王之功為多祖  
宗有天位不過數州擅生殺僭命號者相屬也韓王宣  
其股肱之力強者謀夷弱者臣從日闢國百里卒使中  
國一統修法令章程傳世之具至今天下賴之以比蕭  
曹不可謂功厚也真宗即位日淺契丹內侵兵至澶淵  
上親即戎未敢渡河當是之時大臣患之憂懼不知所  
為或勸上避之秣陵或勸上避之蜀漢然某公扣馬抗  
辭登憤慷慨以為棄中國而去則河北河東非朝廷所



有秦吳之效危于累卵矣天子感悟遂渡河北契丹由是遁逝則萊公之謀也已蜀再叛百姓凋弊盜賊滿野時尚書受命治之單車到府城無居民庫無金帛倉無見粟而群孽在外尚書能安而輯之威而懷之盜賊殄滅善民得職至已今蜀之人稱之若神明不可謂無功也嗚呼方韓王之時天下地狹人寡財力不足而敵國多然韓王能以弱為強以小為大今天下地廣人中則力有餘而敵國少然元昊叛不能誅也日蹙國百里方萊公之時賊兵深侵河北再三款亡大臣懷異謀請棄中國京師可謂危急矣然萊公獨以為無能為天子用

用其一言耳百萬之中北首奔駭今無故兵不壓境畏其虛言歲致鉅萬以貶威重方尚書之時乘亂敗剽劫之後公私掃地然尚書外禦寇內治民克成厥功今居平地因承平之資盜賊奔輒更數十郡不得殺官吏辱士大夫惡不忍言長吏以下或閉門送迎具牛酒過兵可哀也使此三公今在天子得而用之天下不足憂矣今此三公子孫微甚可因此大振顯以示在位者也曷為反不錄乎吾固曰此有司之失嗚呼由元昊之畔將帥無功失律者相繼雖為貶退然皆不旋踵用之矣以此最彼犹可而何有哉予聞其言因竊著於簡為荅議

贊

西漢三名儒贊

余讀西漢受董仲舒劉向楊雄之為慕之然仲舒好  
言災異哉痛大刑向鑄偽黃金亦減死淪雄仕王莽  
作劇秦美新復投闔求死皆皆于聖人之道惑于性  
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犹未能盡善才难不其然歟  
然其善可師其逆可警也為三贊以自覽焉

仲舒先覓承秦絕孝進退規矩金玉其璞收明春秋大  
義以修旁及五經博哉優之世莫能庸黜相詣侯仁義  
所漸易剛以柔茫、大道在昔至考盖有不同奚寃奚



討父持之步舒跪之嗟若先生有以啟之懲違告休不  
 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通嗟尔君子克遵厥猷量仲舒  
 子政翼之簡易之直博覽百家以充其德黃金之物良  
 由信惑竊施邪世身居困厄不為俗儒苟取拘之畧其  
 威儀忠貞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人矣哉已  
 夫雖不二多其文實章以迄于今日月之光嗟哉後人  
 庶哉不忘 刘白

子雲清虛自有度非至不現恥為章句擬做六經其文  
 經其文孔明隱之欲之實為雷霆世三不遷知命理神  
 胡為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缺象儒有言盖天絕之亦

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邀利或狗耳目以之弗愧嗟尔  
 君子能勿此畏 楊雄

策

策問二首

向唐時歲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國家間四歲乃一奉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議者甚疾此欲放唐制則恐矣士失職者中欲仍舊貫則吏員不可勝記夫矣士失職者中則怨必與于下吏員不可勝記則力必屈於上裁此三者宜奈何諸生極意畫焉

向孝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之說宋程之言利也曰號則不可是所慎者莫如號也然而軻教果言之君則



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色不害好貨不害夫勇之與  
樂貨之與色足為號乎軻之訊人甚詳而自任太畧軻  
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辨之

書

與吳九論武學書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  
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厚德侔天地而廟  
樂未立和頌未脩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  
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  
四夷有以觀听也而澗然寢久功烈掩塞是以天子感  
焉而作樂崇德以荐于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管  
弦之書遂亡子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聞其蹈厲  
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為季官所以欣然

公是集卷之集  
百七十九  
奉書求粗問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來訊  
乃知傳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季以校駮  
警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風歎昔三代之  
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  
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鬬爭之  
聲犹悒古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執度其  
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嘗民知所底而  
無貳心且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衆而治未曾聞夫  
武季之制也夫漫胡之流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按劍  
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

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為其容可得無受其俗乎吾恐  
雖有智者亦易善其後也而况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  
員本云不知教化既寢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  
騁於是乎有能橫之師技擊之季以相殘也雖私議者  
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犹是以辱禍亂犹是以長孝者之  
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  
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  
以能也今既示之能矣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覩焉且足  
下預其議論而不能救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  
日新恨不我見此独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



鑒

啟

上鄭資政啟

邈遠符中，亟遷歲嘗，晞虹蜺之隆耀，涓江漢之清流。以  
如旌搖汎，將雨絕伏，惟坐鎮南國，翕寧純禧，恭以某官  
稟靈山，為世果棟，邁一德以育俗，含至城而協中。往  
者量正武經，毗參公鉉，折衝出于樽俎，威令被乎夷戎。  
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克四岳之任，下統諸侯，而姬  
旦九爨之時，威思振劓，惟注言固岳，匪朝敷闡于左。  
人幸茲守土，城陶勅之遠，及趨榮戰，而無緣仰冀，上為  
廟朝，益安福祉。

知永興軍謝西府啟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于人物車  
甲之饒風声淫俗之盛擇守未易治人為唯豈有抱空  
疎之安守朴陋之孝材所泊非智非過方擢從溝瀆假  
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缺然曷以  
稱此伏遇某官專運鈞之化隆作履之功至和平  
分群力並用可愛莫錦曲淫底身之求申錫介圭略比  
元侯之旧蓋現國者以處遠為陋多君者以居中為榮  
撥能易微冒寇思過固當后斷之節立優之風庶  
几所長尚有云補下塞漢惠之口上答甄谿之私

辭

設侯公說辭

并序

天下之辨士皆自以能排患釋難亡使存危使安者也  
然而說相可以行有不可以行子貢說野人下下拒  
之比之可行者也夫以楚之強項羽之暴其甚于野  
人明矣而侯生一語而太公以歸其過奚出哉請試  
陳之

謂項王曰漢使陸賈請太公乎曰然則楚与之乎曰  
否何以不与之也曰漢急寡人常寬之危常存之漢為志  
輒欺寡人下下不忍才並立乎天下是以不与之也曰噫



亦甚矣大王之厚于漢有天下必矣天下之歸漢必矣  
楚之不得天下必矣天下之不得楚必矣何也臣請言  
之文王嘗方漢臨廣武而軍當是之時楚欲烹大公而  
漢不救彼知殺人之親者不可以忘于天下而可以  
致天下之怨故示楚以急也今何故而請之且大王何  
以示遂一太公曰伯謂我為天下者有不顧家意之無  
益故不烹也曰誠如伯言者今漢之言其款以其父者  
耶其外如其父為諂內實使楚害之而致天下之怨  
以滅也夫家傑並起以誅秦為事秦既破矣而戰伐不  
息使百姓父子肝腦塗地至苦也楚與漢亦各有分地

今漢去其地而方楚爭彼自知智不若大王勇又不若  
大王故輕委其親以邀怒而以曰此所謂天下均者  
楚耳又出信使厚幣使天下見之皆信漢用兵之不得  
已也則人人致死于楚矣故曰亡我大王之厚于漢也  
故大王言如歸太公明分漢分天下而王之天下之人  
皆知大王之無負于漢也又知漢之有分地也彼雖欲  
欺其中復從于楚中不為用雖強之所听是漢孤也  
大王之霸可以萬全今大王蓋留太公漢亦益怒其重  
楚亦益急漢亦益進願大王熟計之且夫為天下者不  
顧家為殺之无益則雖留之亦無益矣為殺之足以益

怨則雖曰之亦是以益怨矣不識爭天下者使天下怨  
我利也使天下怨彼利耶兩者願大王計之臣非敢為  
漢謀也太公也欲為楚謀取天下也臣之言用則漢無  
辭以用其中無名以行其詐而天下定矣

傳

祭法小傳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  
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傳曰禘大祭也  
禘者帝也帝者先王之配天者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以明德厚者原先德薄  
者流卑也郊者祭天也孝莫大于敬父；；莫大于天  
天者物之本也祖者人之始也所以致尊極之高祖宗  
者廟之不毀者也古者天子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曰显考廟曰祖考廟有貳祧之言起也遠廟也去祧為壇為墀凡祖考之廟皆迭毀也其不毀惟有功及有德者或謂之祖或謂之宗祖者非太祖也言後世述之也宗者非宗祀也言後世尊之也何用知祖非太祖宗非宗祀也曰文王非周太祖武王非周宗祀也周人祖稷稷稷周公宗文王何用知祖考後世述之宗者後世尊之曰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太祖又有中宗高宗皆非宗也曰夏后氏亦知顓頊而知鯀也曰祖者必有功者功則廟亦毀鯀無功其廟毀故推以配天禘父也商人知冥何也曰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

恒豐和記

其廟毀久矣故亦推以配天也因是以見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後亦為祖宗非有祖宗無不毀廟無功故不敢食于廟而食于郊食于廟為必毀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陽之孝也因是以見廟已毀雖有功猶不可復立春秋曰立武宮蓋刺之也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所以禘父配天一也曰然則夏之郊也以顓頊商之郊也以冥而禮運曰祀之郊也禹也宗之郊也契也何也曰湯放桀封禹之後以上公遷縣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之

後以上公迂冥而郊契祭法之言者言其始者也禮運  
之言者言其末也是以二者不同也

禮記





